

## 别了,歌唱的小草

——悼雷抒雁

■李国平

西北大学举行雷抒雁追思活动,说心里话,我有点不敢参加。路遥逝世多年,我很少写文章,甚至有意识地回避提及他。人生珍贵的记忆应该藏在内里。

雷抒雁的病情,我是知道的。几个月前,中国人民大学的牛宏宝来电话,说雷老师情况不好,住院。并说,不要告诉别人,雷老师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因此,在后来的一些场合,有朋友和文学界人士谈到雷抒雁,我默然无语。一日夜晚,宏宝又来电话,说情况不好,雷抒雁给他电话,说咯血,诉说生命的痛苦和无奈,雷老师的声音呜咽。世人皆知雷抒雁的坚强和乐观,但谁又能体验、代替当事人的痛苦和无奈。当这个坚强的、自尊的汉子向他的知己痛哭失声的时候,苦痛和绝望中一定是流露出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。

雷老师 2 月 14 日清晨 1 点 31 分离世,早上 6:25 分宏宝发来哀告。我一时无语,半天缓不过神来。翻阅雷抒雁赠我的著述,有一本题赠道:“国平,文中多有家乡事,读之可以释乡愁。”悄然泪下。

天道不公,2003 年,我的家乡、兄长,田长山英年早逝,我曾感叹世道的功利,多么厚道、正直、具有人文情怀的一个人就这样很快被遗忘。田长山是泾阳姚坊人。中学时代就学的永乐中学,是雷抒雁初

## 马兰三日识周涛

■何镇邦

周涛的诗名与文名闻之久矣,也可以说同他神交久矣!可是后来两次在研讨会上见面,匆忙之间未及深谈。

2012 年 8 月初,中国核试验基地举办第二届马兰文学笔会,朱增泉将军率北京的一些文友远赴新疆马兰参加这一文学盛会,我也应邀与会。8 月 5 日,我们一行十多人飞抵乌鲁木齐,先分头在乌市参观。晚上吃饭时,发现周涛也在席上,彼此均十分高兴,他喊了一句“何兄,你也来了!”我回了一句“涛弟,很高兴在新疆见到你!”便彼此越席拥抱起来。次日,我们分头驱车在数百公里由乌鲁木齐赶赴马兰基地,我同周涛在马兰就有了三天的聚会。

8 月 7 日,我们在马兰的活动安排得比较轻松,只有参观营区,观看历次核试验录像以及林俊德院士临终前仍坚持科研活动的录像、晋谒烈士陵园,参观家庭农场等活动。周涛平常不大发言,但是关键时刻出手不凡,颇显诗人气质。诸如在看完录像题辞时,周涛的字与词均美,颇获赞誉。

8 月 8 日,我们在马兰活动

## 散文的闲适之美

■蒋建伟

中国是散文的故乡。散文正由“小众语文”发展成“大众语文”,变成了国人所需要的一种文化正能量。我对于散文的理解,首先是能传达美学哲学意义的思想,其次是体现传统文化的“土”,第三,则为入人情性不违,悲欢罢了。散文的个性无不为“土”,所谓“土为知己者死”,我以为诠释了“土”的真性情、真举动、真思想,就是美的散文。

纵观近一年来的散文,以“闲适、闲情、闲愁”为主的题材稍占上风,无论是地方小吃、自然风光、人文风俗,不同角度的书写都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,是一种闲适之美。

闲适之于散文创作而言,已经是相当久远和古旧了。此类散文的兴盛,一是明清时期李贽、张岱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的山水游记,一是“五四”时期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梁实秋、废名的哲思小品,安静、简洁,不露声色。发展到今天,散文家们更多地把个人融入地域文化里的某些元素,努力去开掘。

李存葆的《渐行渐远的滋味》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。他一改以往的宏大叙事特点,历数山东烟台奇异的里的小吃,通过散文的形式来怀念的分析和痛心,可以说法纸背。在当前风云变化的国际大时局下,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身处危难、神圣捍卫“钓鱼岛”的关键时刻,陈传席以

中时大的母校。后考入北大,78 级北大中文系的班长,回陕西后长期主持《陕西日报》文艺部工作,是陕西西评论界的主力之一。2005 年 3 月 24 日,我的家乡,我尊敬的师长,前辈李若冰先生离世。李若冰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文学重镇的主要作家之一,是西部散文的代表人物。李若冰、雷抒雁、田长山都出身草根。在他们身上,也包含着许多时代信息。

雷抒雁的生命履历,尤其是前期,多散见于他的散文里,但系统的记叙没有,更多的是情感记忆,是羁旅乡愁。后期的写作,尤为浓烈。70 年代,雷抒雁已在部队供职,当时吴宓的妹妹把已被极左风暴致残的吴宓从重庆背回,就住在西关面粉厂的一间陋室,当吴宓听说泾干中学缺英语教师时,艰难地从床上坐起,说,咋不叫我去哩,咋不叫我哩。可是当时,我们谁也不知道吴宓。雷抒雁不知道,懵懂的中学生李国平不知道,雷抒雁、白描的老师刘羽升不知道。那整个一个反文化的时代都不知。

雷抒雁的诗,文中流淌着浓重的乡土情结。此外,他还通过文学的方式寄寓他的情感。“陕军东征”的干将之一程海那些年背着布包去北京,是乡党雷抒雁伸出双臂给他温暖。贫困的农家子弟,陕西作家邹志安得到过他古道热肠、雪中送炭般的帮助。高建群的第一首诗,是经雷抒雁之手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。雷抒雁是具有文学骨气、文学精神的人,在他身上也体现着陕西的文学精

最紧张最丰富的一天。这一天,我们一早从营区出发,驱车到核试验场区的中心位置观看最后一次核试验的“814 爆心”,途中顺便看望两个哨所即甘草泉哨所与辛格儿哨所的战士们;在试验区指挥部用完午餐后,还要赶到博斯腾湖畔参观水上试验站,当晚还在湖边的沙滩上参加篝火晚会,同马兰基地文工团以及水上试验站的战士们联欢。在这一天的紧张活动中,周涛显得颇为活跃,也显露出他的才气与霸气。

在进入核试验场区时,发现路旁有一颗历尽沧桑的老榆树被保护起来。在树旁立有一简朴的石碑,碑文介绍这颗被命名为“夫妻树”的故事,大意是:当年进行首次核试验时,一对从事国防科研的夫妇分别接到命令,到西北参加核试验工作,按照纪律,这一行动属绝密,不可告诉配偶对方,于是,夫妇分别后互不通讯不知道对方在何处。一年后,他们又奉命参加第一次核试验,在这棵老榆树下偶然相遇,才得知夫妻俩在执行同一项崇高的任务。几十年过去了,人们为了纪念这对夫妇的相遇,弘扬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,把这棵矗立于戈壁滩上的老榆树命名为“夫妻树”,成为进入核试验场区必看的一个景点。我们一行纷纷下车参

观留影。朱增泉将军与老伴姚老师在夫妻树前合影留念了,《解放军文艺》的副主编殷实同他的新婚妻子也在夫妻树前合影留念了,……回到中巴车上,人们仍然在热议着这棵夫妻树和几对夫妻在树前留影的事,纷纷作联以赞之。可是大家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。这时候,坐在一旁不插话的周涛开腔了,他为这次活动作的一联是:“一棵夫妻树,两对心上人”。当他一报出,全车的文友均报以掌声,表示赞赏,而周涛作为西部诗坛之王的才气略见一斑。

下午到达博斯腾湖畔水上试验站时,看到博斯腾碧波荡漾,我们真是高兴极了。几天来看到的大都是戈壁与沙地,马兰营区虽然绿化得好,但也难得看到水域。而当高原明珠博斯腾湖的一望无际的碧波在我们眼前展示出来时,那种兴奋劲是难以描摹的。我们不仅乘汽艇在湖上巡游,在湖边的凉亭里喝茶聊天,王干还跳进湖里游泳。更有趣的是晚餐后的湖边沙滩上的篝火晚会上,有马兰基地文工团的精彩演出,有水上试验站战士们热情的接待,还有熊熊燃烧的篝火,真叫人热血沸腾。这时,周涛就有不俗的表现了!当文工团的演员到席前邀我们共舞一曲之时,周涛叫来一位男演员,要他唱一首《塔里木河》。而当

富有担当和忧患意识的目光回望历史,并进行自省、自问,让我们心生敬意。

陈奕纯是最近几年进步最快的书画作家,30 多年的书画创作经历,使他的想象力和创作激情得到了比较好的锻炼和培育,以致这些重要元素成为作者散文的艺术创造力,使“文中有画,画中有景”。从这一点生发开来,散文《丽江不哭》,选择了几个“偶然”:我和丽江的偶遇,和那个漂泊女孩在丽江古镇的故事的偶合,和那个玉龙雪山脚下的小城的偶恋等等,写下了雪山的大美,木楼雨夜的凄美,石板路上的恍惚美,古镇里的玲珑美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丽江是我的爱情小城、有我的美丽姑娘,因为有爱,这个名叫“丽江”的小城市才变得更亲、更美!因此,独特的意象创造,不断成为作者的绘画与散文创作的共同追求。自 2005 年以来,不论是在创作散文《月下狗声》、《看油菜花的人睡着了》、《着了火的霞光,着了火的山》、《时间的同一个源头》,还是在创作大型国画《国色天香》、《盛世之歌》、《泱泱万里尽朝晖》、《晨光》,作者胸中总有一种大美大境浮现,总有万丈激情。

余秋雨的新作《中国文脉》,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,从《诗经》第一根,创作出《鬼子的敬礼与狞笑》,其对于中国北方人、南方人抗日态度的分析和痛心,可以说力透纸背。在当前风云变化的国际大时局下,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身处危难、神圣捍卫“钓鱼岛”的关键时刻,陈传席以

本,他的诗的意象不但有祖国、人民,不但有反思、批判、忧患,还有生死、还有爱情,还有乡愁羁旅,离情别绪,是一个丰富的世界。他的诗歌的最突出特点,在于将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生命经验及独立思考相融合,表现出了积极用世的社会热情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,同时又追求着浓烈的饱满的诗意。诗,是多么的难以寻求,雷抒雁对诗的追求,一定是苦恼大于喜悦。在当代现实主义的诗歌链上,雷抒雁是艰难时期的一个阶梯。

2009 年 3 月底,在西北大学雷抒雁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上,雷抒雁有一个发言,我抄录下他的手稿,可以读出雷抒雁的人格、文格、情怀和追求。一、司马迁。是我的精神与文学教父。因为,我们有共同的遭遇,他的肉体被阉割,我们的精神被阉割。如果他只捂着襁褓写自己的疼痛,我们就看不到《史记》,中国的历史,大约会出现艰难的断层。二、乡土。故乡教我活的尊严。经渭分明,构成了我们个性的爱憎分明。骨气、气节、正直、勇气等等,都是乡土性的优秀诗篇。他是一个时代的追随者、歌者和思考者。如果我们考虑诗歌的内部处境和外部处境,也是我们回顾艾青、公刘等许多诗人到雷抒雁的传承,我们会认为,他是当代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大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,他的对诗的认知和坚守,他的创作成就,随着时间的离去,人们会认识到他对当代诗歌创作所做的贡献,他的诗所呈现的正能量。

雷抒雁的创作是一个丰富的文

本,他的诗的意象不但有祖国、人民,不但有反思、批判、忧患,还有生死、还有爱情,还有乡愁羁旅,离情别绪,是一个丰富的世界。他的诗歌的最突出特点,在于将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生命经验及独立思考相融合,表现出了积极用世的社会热情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,同时又追求着浓烈的饱满的诗意。诗,是多么的难以寻求,雷抒雁对诗的追求,一定是苦恼大于喜悦。在当代现实主义的诗歌链上,雷抒雁是艰难时期的一个阶梯。

2009 年 3 月底,在西北大学雷抒雁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上,雷抒雁有一个发言,我抄录下他的手稿,可以读出雷抒雁的人格、文格、情怀和追求。一、司马迁。是我的精神与文学教父。因为,我们有共同的遭遇,他的肉体被阉割,我们的精神被阉割。如果他只捂着襁褓写自己的疼痛,我们就看不到《史记》,中国的历史,大约会出现艰难的断层。二、乡土。故乡教我活的尊严。经渭分明,构成了我们个性的爱憎分明。骨气、气节、正直、勇气等等,都是乡土性的优秀诗篇。他是一个时代的追随者、歌者和思考者。如果我们考虑诗歌的内部处境和外部处境,也是我们回顾艾青、公刘等许多诗人到雷抒雁的传承,我们会认为,他是当代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大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,他的对诗的认知和坚守,他的创作成就,随着时间的离去,人们会认识到他对当代诗歌创作所做的贡献,他的诗所呈现的正能量。

就是在西北大学,雷抒雁说:“回到陕西,我永远是这片土地的儿子,回到西大,我永远是这所学校的学生”。

这位歌唱演员在台中引吭高歌《塔里木河》时,周涛忽然走上前夺下人家的麦克风,要他不再唱下去。当他回到我身边坐下时,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,他说“这个演唱者唱的是克里木唱过的《塔里木河》,真俗气!”原来如此。我不便深问,便走向那位演唱者解释道歉。一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。篝火晚会依旧热烈进行着,直至深夜才尽欢而散。从周涛晚会上夺麥克这一举动看,周涛实属霸气外露的性情中人!

才气与霸气,这是周涛身上并存的两种气,他之成为西部诗坛之王,这两气缺一不可。马兰三日识周涛,我识得也就是周涛身上的这两种“气”。



唐宋词、荡气回肠的元曲及明清小说,可以说是胸襟辽阔、雄心勃勃。在第 17 章里,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演化过程的古代与近、现代进行了比较,特别是对中国近、现代文学出现的“低谷”进行了分析和梳理。中国文脉不能断,可是希望在哪儿呢?作者说,“中国文脉在今天,只有等待”。

青年作家范晓波在《追赶草原》里,竟然是这样一番初衷:“早听说呼伦贝尔是中国最美的大草原,也清楚它正以每年 2% 的速度退化。这使得我对它的首次朝觐就变成了次日日月兼程的告别。”作者满怀忧虑,风尘仆仆地前往那里,一头扑入了绿茫茫的大草原,看到了久违而又美丽的绿草山坡、牛羊群、鹅、赛马,以及骑着摩托的牧马人……作者更大的担心是,如果某个民族的风俗和天性失传之后,整个地球会不会同化成一个村落?写到这里,“追赶”成了对即将消失的呼伦贝尔草原,一种民族文化和天性的地域语言被趋向大同化的痛心疾首,发人深思。

闲适之笔,可以是花鸟虫鱼,也可以说是说古道今,可以是小男人、小女人,也可以红袖添香、大爱不恨……当然,2012 年的散文创作远远不止这些,还有一些名家新作值得与大家共勉,比如迟子建《寒夜生花》、苏童《800 米故乡》、林海音《母亲的秘密》、于坚《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》、白荣毅《火红的身影》、刘庆邦《心重》……这些真性情,体现了散文最为纯粹的闲适之美。

## 三月

■陈应松

三月,一个娇嫩的词,像豆腐一样嫩,生怕被冬天抢走。三月走着,走着,变成了一个宽阔的、令人景仰的字眼。三月不是一个季节,是一种冲动。三月只有与农历结合才是温暖的,笃定的温暖。在农谚热情的三月天,已是犁耙水响,紫燕归来,寒冷已呈强弩之末。虽然有“不吃五月粽,不把寒衣送”之说,三月不会管它,那是一些缺齿老人的过时忠告。许多农谚的字缝间早就温暖如春了:“七九六十三,行人把衣宽……九九八十一,黄狗歇荫地。”还有古诗:“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呆在家里,还是厚厚的冬装,烤着火,缩着脖子,似乎就这么将冬天继续下去。一出门,挣出一身细汗。噢,春天真的来了?太阳有些晃眼。我看见人们在微博里、在 QQ 上呼吁:该死的春天咋还不来?花,开呀,开呀!春天,再不来,我会让你哭得很有节奏!这种起哄似的、拔河似的、墙倒众人推的、恨铁不成钢的呼喊中,春天就随三月来了。

可季节很慢。春天是那种蔫性子,不像冬天生猛,一阵风吼吼地就来了。她从那些不知名的草芽上试探着。等人不注意,焦急得快跳河时,她来了。小小的风和小小的太阳,要你说,暖阳。多说几遍,死皮赖脸地表白。我真的暖吗亲爱的?她来了,轻手轻脚的。有点弱不禁风,有点懒散,有点不在乎,还有点狡黠,有点调皮,有点浪,有点淡香,不知从哪儿就来了。

鸟在窃喜,叫声宽厚稳沉。它们的巢,谢天谢地,终于不再在北风的漫长施暴中摇摇欲坠了,是暖巢,对,是暖巢,不再颤簸,可以做春梦了。春梦当然喜欢。如果模糊了农历和公历的界线,它是一个憧憬词。一个不是乍暖还寒的怪物,一个没有阴谋和假像的日子,一个可以放心外出的天气,内心对这个世界有了信任感。三月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三月突然让天空变得忙碌,纸鸢乱飞,燕子筑巢,蜜蜂搬蜜。苍蝇和蝴蝶也动出了,夹在天空的选美队伍里。

没有城里人的亢奋与滥情,没有夸张地投身,不去凑热闹扎堆,这里看一下,那里看一下,摆个 pose,伸出 V 形手,傻乎乎地笑,上到微信微博,与花比美。三月在乡野委实太多,不值得大惊小怪,左一个三月,右一个三月;这个坡一个三月,那个沟一个三月;腐草间是三月,池塘里也是三月。不止几株樱花杏花,不是一个盆景大的公园。三月在乡下漫山遍野,无边无涯。每一块地都是三月的集市,每一道沟也是三月的百货大楼。不集中,不刻意,不显摆,素面朝天,但香艳逼人,琳琅满目。也不尽是这样。乡村的三月还有许多残忍的残余,留着寒冬清算大地的证据。比如一个草垛上,一棵树上,牵着吊着绊着葫芦或是丝瓜的枯藤与衰果,它们在风中冒充生命飘摆着,让春天无奈;一头脱光了毛的牛,有些蹒跚地在一丛青草前试着恢复味觉;月亮还是显得有些阴翳,像是冬天最后的帮凶。对春风领悟迟缓的树木正在蓄势待发,但还没有完全醒来。屋前屋后的杏花急不可耐地向枝干攀援,成团成簇,把这种树堆砌得花里胡哨,打扮得像个疯子。一株野樱桃却像一个村姑在水边羞涩地微笑着,很安静很安静。在三月的原野上,春天有许多敢死队员,在已经占领的高地上欢

## 精神灿烂

■张丽钧

凡石涛看得上眼的书画,定然符合他给出的一个标准,那就是——“精神灿烂”。

自打这个词语植入我的心壤,我发现自己几乎是依赖上了这种表达。看到一株树生得蓬勃,便夸它“精神灿烂”;看到一枝花开得忘情,也赞它“精神灿烂”。在厨房的角落,惊喜发现一棵被遗忘的葱居然自顾自地挺出了一个娇嫩花苞,也慨然颂之“精神灿烂”。

南通沈寿艺术馆,驻足沈寿精美绝伦的绣品前,我一下子就明白了,为何这个女子能让一代魁星巨贾张謇为她写出“因君强饭我加餐”的浓情诗句,她将灿烂之精神交付针线,那细密的针脚里,摇曳着她饱满多姿的生命。她锦绣的心思,炫灿烂漫,无人能及。

学校的走廊里挂着一些老照片,尤其其中一幅,青年学生在文艺汇演中夺了冠军,带着夸张的妆容,在镜头前由衷地、卖力地笑。我相信,每一个从这幅照片前经过的人,不管揣了怎样沉闷的心事,都会被那笑的洪流不由分说地裹挟了,让自己的心也跟着泛起一朵

欢悦的浪花。

塔莎奶奶最欣赏萧伯纳一句话:“只有年少时拥有年轻,是件可怕的事。”为了让“年轻”永驻,她不惜花费 30 年的光阴,在荒野上建成了鲜花盛开的美丽农庄。她守着如花的生命,怀着如花的心情,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美妙童话。满脸皱纹如菊,双手青筋如虬的她,扎着俏丽的小花巾,穿着素色布裙,赤着脚,修剪草坪,逗弄小狗,泛舟清溪,吟诗作画。她说,下过雪后,她喜欢去寻觅动物的足迹,她把黧黑的足迹比喻成“一串项链”,她把小鸟的足迹比喻成“蕾丝丝纹”。92 岁依然美丽优雅的女人,告诉世界,精神灿烂,可以击溃衰老。

在石涛看来,“精神灿烂”的对面,颜状站着的是“浅薄无神”。我多么怕,怕太多的人被它巨大的阴影罩住。我们的灵魂情态,我们的生命状态,一旦陷入“浅薄无神”的泥淖,它所炼出的产品(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)定然是劣质的、速朽的、甚至是富含毒素的……

相信吧!一个精神灿烂的人,可以活成一座花园;一个精神灿烂的群体,可以活成一种奇传。